

續
後
漢
書
一
一





書 漢 後 續

(一)

撰 經 郝

續後漢書卷第五十四

列傳第五十一

吳臣

張昭子承弟子奮張紘子元

張昭字子布彭城人也。少好學。善隸書。從白侯子安受左氏春秋傳。博覽衆書。與瑯琊趙昱東海王朗友善。俱有名。時舉孝廉不就。時汝南主簿應劭議宜爲舊君諱。論者互有異同。昭著論曰。客有見大國之議士君子之論云。起元建武以來。舊君名諱五十六人。以爲後生不得協也。取乎經論。譬議行事。義高辭麗。甚可羨嘉。愚意褊淺。竊有疑焉。蓋乾坤剖分。萬物定形。肇有父子君臣之經。故聖人順天之性。制禮尙敬。在三之義。君實食之。在喪之哀。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恩莫大焉。誠臣子所尊仰。萬夫所大恃。謹案。志注作天恃。焉得而同之哉。然親親有衰。尊尊有殺。故禮服上不盡高祖。下不盡元孫。又傳記四世而總麻。服之窮也。五世祖免。降殺同姓也。六世而親屬竭矣。原注。鄭元注。四世共高祖。五世高祖昆弟。六世以外。親盡無屬名。又曲禮有不逮事之義。則不諱王父母。原注。曲禮。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不諱者。蓋名之謂。屬絕之義。不拘於協。況乃古君五十六哉。邾子會盟。季友來歸。不稱其名。咸書字者。是魯人嘉之也。原注案。春秋初。邾儀父稱字。其後從齊桓公會盟始稱爵曰子。孔子嘉季友故特書字。皆非魯人嘉之也。何解臣子爲

君父諱乎。周穆王諱滿。定王時有王孫滿者。其爲大夫。是臣協君也。又厲王諱胡。及莊王之子名胡。其比衆多。夫類事建議。經有明據。傳有徵案。然後進攻退守。萬無奔北。垂示百世。永無咎失。今應劭雖上尊舊君之名。而下無所斷齊。猶歸之疑。云曲禮之篇。疑事無質。觀省上下。闕義自證。文辭可爲倡而不法。將來何觀。言聲一放。猶拾藩也。過辭在前。悔其可追。州里材士。陳琳等皆稱善之。刺史陶謙舉茂才。不應謙以爲輕。已遂見拘執。昱等傾身營救。得免。漢末大亂。徐方士民多避難揚土。昭遂南渡江。孫策定江東。以昭爲長史。撫軍中郎將。升堂拜母。待以師友之禮。文武之事。一以委之。昭每得北方士大夫書疏。專歸美於昭。昭欲嘿而不宣。則懼有私宣之則恐非宜。進退不安。策聞之笑曰。昔管子相齊。一則仲父。二則仲父。而桓公爲霸者宗。今子布賢我能用之。其功名獨不在我乎。策臨亡。以弟權託昭曰。若仲謀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正復不克捷。緩步西歸。亦無所慮。昭遂率羣僚立權。權悲感未視事。昭謂權曰。夫爲人後者。貴能負荷先軌。克昌堂構。以成勛業也。且周公立法而伯禽不師。非欲違父。時不得行也。原注。裴松之曰。按禮年之喪。金革之事無避也者。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鄭元注曰。周人卒哭而致事。時有徐戎作難。伯禽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昭所云伯禽不師。蓋謂此也。況今天下鼎沸。姦宄競逐。豺狼滿道。乃欲哀親戚。顧禮制。是猶開門而揖盜。未可以爲仁也。乃改易權服。扶令上馬。使出巡軍。昭率僚屬上表朝廷。下移屬郡。中外將校。各令奉職。然後衆心知有所歸。昭復爲權長史。時天下分裂。在所擅命。策蒞事日淺。恩澤未洽。一旦傾隕。士民狼狽。頗有異同。昭輔權綏撫百姓。知有生賴。諸侯

賓旅寄寓之士。得用自安。權每出征。畱昭鎮守。領幕府事。黃巾賊復起。昭討平之。權出合肥。命昭別討匡

奇。原注。吳書作琦。按權遣兵圍陳登於匡奇。別無匡琦也。又督諸將攻破豫章賊帥周鳳等。於南城。自是希復將領。謹案。將領與監本陳志合。今志作將帥。

常在左右。爲謀畫。進退將吏。賞罰功罪。禮遇甚重。曹操取荊州。順流東下。昭勸權迎操。權不從。遂破操於

赤壁。昭欲權終事漢。非附操也。昭烈表權行車騎將軍。昭爲軍師。權每田獵。常乘馬射虎。虎突前攀持馬

鞍。昭變色而前曰。將軍何有當爾。夫爲人君者。謂能駕馭英雄。驅策羣賢。豈謂馳逐於原野。校勇於猛獸

乎。有如蹉跌。奈天下笑何。權謝昭曰。年少慮事不遠。以此慙君。然猶不能已。乃作射虎車。爲方目間。不置

蓋。一人爲御。自於中射之。時有逸羣之獸。輒復犯車。而權每手擊以爲樂。昭雖諫諍。常笑而不答。章武元

年。魏遣使者邢貞拜權爲吳王。貞入門不下車。昭謂貞曰。夫禮無不敬。故法無不行。而君敢自尊大。豈以

江南寡弱。無方寸之刃故乎。貞卽遽下車。拜昭綏遠將軍。封由拳侯。昭與孫紹、滕允、鄭禮等。謹案。陳志孫

禮作札。采周漢典禮。議定朝儀。權於武昌臨釣臺飲酒大醉。使人以水灑羣臣曰。今日酣飲。惟醉墮臺中。乃

當止爾。昭正色不言。出外車中坐。權遣人呼昭還。謂曰。爲共作樂爾。公何爲怒乎。昭對曰。昔紂爲糟丘酒

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以爲樂。不以爲惡也。權默然有慙色。遂罷酒。初權當置丞相。衆議歸昭。權曰。方今多

事。職統者責重。非所以優之也。後孫邵卒。百寮復舉昭。權曰。孤豈爲子布有愛乎。領丞相事煩。謹案。通鑑

作顧丞相事。而此公性剛。所言不從。怨咎將興。非所以益之也。乃用顧雍。權稱尊號。大會百僚。歸功周瑜。昭舉笏

欲褒贊功德。未及言權曰。如張公計。今已乞食矣。昭大慙。伏地流汗。昭忠譽亮直。有大臣節。權雖推重。所以終不相昭者。蓋以昔駁周瑜魯肅等議爲非也。

原注。裴松之曰。張昭勸迎曹公。所存豈不遠乎。夫其楊休正色。委質孫氏。誠以厄運初遘。塗炭方始。自策及權。材略足

輔。是以盡誠匡弼。以成其業。上藩漢室。下保民物。鼎峙之計。本非其志也。曹公仗順而起。功以義立。冀以清一諸華。拓平荆鄧。大定之機。在于此會。若使昭議獲從。則六合爲一。豈有兵連禍結。遂爲戰國之弊哉。雖無功于孫氏。有大當于天下矣。昔竇融歸漢。與國升降。張魯降魏。賞延于世。況權舉全吳。望風順服。寵靈之厚。其可測量哉。然則昭爲人謀。豈不忠且正乎。

於是昭以老病上還官位及所統領。更拜輔吳將軍。班亞三司。改封婁侯。食邑萬戶。在里宅無事。乃著春秋左氏傳解及論語注。權嘗問衛尉嚴峻。寧念小時所誦書不。峻因誦孝經仲尼居。昭曰。嚴峻鄙生。臣請爲陛下誦之。乃誦君子之事上。咸以昭爲知所重。昭每朝見。辭氣壯厲。義形於色。嘗以直言逆旨。中不進見。後漢使來稱漢德美。而羣臣莫能拒。權歎曰。使張公在坐。彼不折則廢。安復自誇乎。明日遣中使勞問。因請見昭。昭避席謝。權跪止之。昭坐定。仰曰。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屬陛下。而以陛下屬老臣。是以思盡臣節。以報厚恩。使泯沒之後。有可稱述。而意慮淺短。違逆盛旨。自分幽淪。長棄溝壑。不圖復蒙引見。得奉帷幄。然臣愚心所以事國。志在忠益。畢命而已。若乃變心易慮。以偷榮取容。臣所不能也。權辭謝焉。權以公孫淵稱藩。遣張彌許晏往遼東拜淵爲燕王。昭諫曰。淵背魏懼討。遠來求援。非本志也。若淵改圖。欲自明於魏。兩使不反。不亦取笑於天下乎。權與相反覆。昭意彌切。權不能堪。按刀而怒曰。吳國士人入宮則拜朕。出宮則拜君。朕之敬君亦爲至矣。而數於衆中折朕。朕嘗恐失計。昭熟視權曰。臣雖知言不用。每竭愚忠者。誠以太后臨崩呼老臣於牀下。

遺詔顧命之言故在耳。因泣涕橫流。權擲刀於地。與昭對泣。然卒遺彌晏往。昭忿言之不用。稱疾不朝。權恨之。土塞其門。昭又於內以土封之。淵果殺彌晏。權數慰謝昭。昭固不起。權因出過其門呼昭。昭辭疾篤。權燒其門欲以恐之。昭更閉戶。權使滅火。住門良久。昭諸子共扶昭起。權載以還宮。深自克責。昭不得已。然後朝會。原注。習鑿齒曰。張昭於是乎不臣矣。夫人臣者三諫不從。則奉身而退。身苟不絕。何忿懣之有。且秦穆遠之非而求昭。後益迴慮降心。不遠而復。是其善也。昭爲人臣。不度權德。匡其後失。夙夜罪懈。以延來譽。乃追忿不用。歸罪於君。閉戶拒命。坐待焚滅。豈不悖哉。昭志存漢室。權之僭號。皆所不與。身受付託。不用其言。逞其狂悖。投萬衆於海壖。則權固無面目以見昭。與權君臣之義已絕矣。習氏乃責昭以不臣。過矣。譚案。權稱尊號。昭欲褒贊功德。不得謂其不與。且身仕吳廷。何得謂君臣之義已絕。此駁習氏之論。非是。五年卒。遺令幅巾素棺。斂以時服。權素服臨弔。諡曰文侯。昭容貌矜嚴。有威風。權常曰。朕與張公言。不敢妄也。舉國憚之。稱爲仲父。其文辭蘊藉典雅。中州人士甚推重之。劉表嘗自作書欲與孫策。以示禰衡。衡蚩之曰。如是欲使孫策帳下兒讀之邪。將使張子布見之乎。衡負材蔑物。獨稱昭若此。原注。典略。如正平。雖然猶自蘊藉典雅。不可謂之無筆述也。加聞吳中稱謂之仲父。如此其人。信一時之良幹。恨其不於嵩岳等資。而乃播殖於會稽。初昭佐策及權。欲平定江淮。以輔漢室。卒之三方鼎裂。委質偏霸。非其志也。故常迂權。竟不當國。忠直之氣。老而益篤焉。謹案。昭之始末。具見陳志本傳。吳則可。謂之志存漢室則非也。郝書取。裴松之一時之論。竄入正史。誤矣。長子承已自封侯。少子休襲爵。承字仲嗣。少以才學知名。與諸葛瑾。步騭。嚴畯。相友善。權爲驃騎將軍。辟西曹掾。出爲長沙西部都尉。討平山寇。得精兵萬五千人。後爲濡須都督。奮威將軍。封都鄉侯。領部曲五千人。承爲人壯毅忠讜。能甄識人物。拔彭城蔡款。南陽謝景於孤微。

童幼後並爲國士。款爲衛尉。景至豫章太守。

原注。吳錄。款字文德。歷位內外。以清貞顯於當世。後以衛尉領中書令。封留侯。二子條。機。條。孫皓時位至尚書令。太子少傅。

機爲臨川太守。謝景事在孫登傳。

諸葛恪年少時。衆人奇其英才。承言終敗諸葛氏者。元遜也。勤於長進。篤於物類。凡在

庶幾之流。無不在門。年六十七。赤烏七年卒。諡曰定侯。子震嗣。

原注。裴松之曰。按承與諸葛瑾同以赤烏中卒。計承年小瑾四歲爾。

初承喪妻。昭欲爲索諸葛瑾女。承以相與

有好難之權。聞而勸焉。遂爲婚。

原注。裴松之曰。按承與諸葛瑾同以赤烏中卒。計承年小瑾四歲爾。

生女。權爲子和納之。權數令和修敬於承

執子壻禮。震諸葛恪誅時亦死。昭弟子奮年二十。造攻城大攻車。爲步隲所薦。昭不願曰。汝年尙少。何爲

自委於軍旅乎。奮對曰。昔童汪死難。子奇治阿。

原注。禮記。戰於郎。公叔禺人與其鄰童汪錡往皆死焉。魯人欲勿

不亦可乎。子奇事見前注。

奮實不才爾。於年不爲少也。遂領兵爲將軍。連有功效。至平州都督樂鄉侯卒。休有傳案。

陳志。張休附昭傳後。此別入死虐傳。

張紘字子綱。廣陵人。游學京師。事博士韓宗。治京氏易。歐陽尙書。又於外黃從濮陽閻受韓詩。禮記。左氏

春秋。還本郡。舉茂才。大將軍何進。太尉朱雋。司空荀爽。三府辟爲掾。皆不就。孫策在江都時。紘有喪。策數

詣紘。咨以世務。曰。方今漢祚中微。天下擾攘。豪傑各擁衆營私。未有能扶危濟亂者也。先君與袁氏共破

董卓。功業未遂。爲黃祖所害。策雖暗稚。竊有微志。欲從袁揚州求先君餘兵。就舅氏於丹陽。收合流散。東

據吳會。報讐雪恥。爲朝廷外藩。君以爲何如。紘答曰。紘旣素空劣。方居衰經之中。無以奉贊盛略。策曰。君

高名播越。遠近懷歸。今日事計。決之於君。何得不紆慮啓告。俾副高山之望哉。若微志得展。血讐得報。皆

君之助也。因涕泣橫流。絃見策忠壯內發。辭令慷慨。乃曰。昔周道淩夷。齊晉並興。王室以寧。諸侯供職。今君紹先侯之軌。有驍武之名。若投丹陽。收兵吳會。則荆揚可一。讐敵可報。據長江。奮威德。誅除羣穢。匡輔漢室。功業侔於桓文。豈徒外藩而已哉。當與君俱南濟也。策曰。今便行矣。以老母弱弟付君。策既定江東。表絃爲正議校尉。與張昭並參謀議。策常令一人居守。一人從征討。後呂布襲取徐州。自爲州牧。不欲令絃從策。追舉茂才。移書令策遣絃。絃惡布反覆。恥爲之屈。策亦重惜絃。欲以自輔。答記不遣。曰。海產明珠。在所爲寶。楚雖有材。晉實用之。英偉之士。所遊見珍。何必本州哉。從討丹陽。策身臨行陳。絃諫曰。夫主將乃籌謀之所自出。三軍之所繫命也。不宜輕脫。自敵小寇。願麾下重天授之姿。副四海之望。無令國內上下危懼。建安四年。策遣絃奉章至許。曹操留爲侍御史。少府孔融等皆與親善。原注。吳書。絃至。與在朝公三郡。風行草偃。加以忠敬款誠。乃心王室。時曹公爲司空。欲加恩厚以悅遠人。至乃優文褒崇。改號加封。辟絃爲掾。舉高第。補侍御史。後以絃爲九江太守。絃心戀舊恩。思還反命。以疾固辭。操聞策卒。欲因喪伐吳。絃諫以爲乘人之喪。既非古義。若其不克。成讐棄好。不如因而厚之。操從其言。卽表權爲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操欲令絃輔權內附。出爲會稽東部都尉。權初統業。春秋鼎富。太夫人吳氏以方外多難。深懷憂勞。數屬絃以輔助之義。絃思惟補察。每有密計及章表書計與四方交結。常與張昭草創譔作。絃以破虜有破走董卓扶持漢室之勳。討逆平定江外。建立大業。宜有紀頌。以彰其美。旣成。呈權。權省讀悲感曰。君誠識孤家門也。遣絃之部。或以絃本受北任。恐有異志。權不聽。初瑯琊趙昱爲廣陵太守。察絃孝

廉。昱後爲笮融所殺。紘甚傷憤。而力不能討。昱門戶絕滅。及紘在東部。遣主簿至瑯琊設祭。并求親戚爲之置後。以書屬瑯琊相臧宜。宜以趙宗中五歲男奉昱祀。權通江夏。以東部少事。命紘居守。遙領所職。孔融遺紘書曰。聞大軍西征。足下留鎮。不有居者。誰守社稷。深固折衝。亦大勲也。無乃李廣之氣。倉髮益怒。樂一當單于。以盡餘憤乎。原注。漢書。大將軍青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乃徙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乃今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陰受上指。以爲李廣數奇。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是時公孫放新失侯。爲中將軍。大將軍亦欲使放與俱當單于。故徙廣。南北並定。世將無事。叔孫投戈。絳灌俎豆。亦在今日。但用離析。無緣會面。爲愁歎爾。道直途清。相見豈復難哉。權以紘有鎮守之勞。欲論功加賞。紘厚自揖讓。每從容侍燕。微言密指。常有規諷。初權於羣臣。多呼其字。惟呼張昭曰張公。紘曰東部云。後權以紘爲長史。從攻合肥。城久不拔。紘曰。古之圍城。開其一面。以疑其心。今圍之甚密。攻之又急。彼并命死戰。固難卒拔。及救未至。可小寬之。以觀其變。議者不同。會救騎數至。圍下挑戰。權率輕騎將往突之。紘諫曰。夫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今麾下恃盛壯之氣。忽強暴之虜。三軍之衆。莫不寒心。雖斬將擐旗。威震敵場。此乃偏將之任。非主將之宜也。願抑賁育之勇。懷霸王之計。權乃止。既還。明年將復出軍。紘又諫曰。自古帝王受命之君。雖有皇靈佐於上。文德播於下。亦賴武功。以昭其勛。然而貴於時動。而後爲威耳。今麾下值四百之厄。有扶危之功。宜且隱息師徒。廣開播殖。任賢使能。務崇寬惠。順天以行誅。可不勞而定也。遂不行。紘建計請都秣陵。曰。秣陵。楚武王所置。名爲金陵。地勢岡阜。連帶石。

頭訪問父老云。昔秦始皇東巡會稽經此。望氣者謂金陵地形有王者氣。故掘斷連岡。改名秣陵。今處所具存。地有其氣。天之所命。宜爲都邑。權善其議。未能從也。後昭烈宿於秣陵。周觀地勢。亦勸權都之。權曰。智者意同。遂都焉。原注。獻帝春秋。劉備至京。謂孫權曰。吳去此數百里。卽有警急。赴救爲難。將軍無意屯京乎。權曰。秣陵有小江百餘里。可以安大船。吾方理水軍。當移據之。備曰。蕪湖近濡須亦佳也。權曰。吾欲圖徐州。宜近下也。裴松之曰。秣陵之與蕪湖。道里所校無幾。於北侵利便。亦有何異。而云欲闕徐州。貪秣陵近下。非其理也。諸事皆云。劉備勸都秣陵。而此獨云權自欲都之。又爲虛錯。而云令還吳迎家道。病卒。時年六十。臨困授子靖。賤曰。自古有國家者。咸欲修德政。以比隆盛世。至於其治多不馨香。非無忠臣賢佐。諳於治體也。由主不勝其情。弗能用爾。夫人情憚難而趨易。好同而惡異。與治道相反。傳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言善之難也。人君承奕世之基。據自然之勢。操八柄之威。甘易同之歡。原注。周禮太宰職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一曰爵以取其貴。二曰祿以取其富。三曰予以取其幸。四曰置以取其行。五曰生以取其福。六曰奪以取其貧。七曰廢以取其罪。八曰誅以取其過。無假取於人。而忠臣挾難進之術。吐逆耳之言。其不合也。不亦宜乎。雖則有夔巧辯緣間。眩於小忠。戀於恩愛。賢愚雜錯。長幼失序。其所由來。情亂之也。故明君寤寐求賢如飢渴。受諫而不厭。抑情損欲。以義割恩。上無偏謬之授。下無希冀之望。宜加三思。含垢藏疾。以成仁覆之大。權省書流涕。紘著詩賦銘誄十餘篇。初紘在吳。見柑櫛枕。愛其文采。爲作賦。陳琳在北見之。以示人曰。此吾鄉里張子綱所作也。後紘見陳琳作武庫賦。應機論。與琳書深歎美之。琳答曰。自僕在河北。與天下隔。此間率少於文章。易爲雄伯。故使僕受此過差之談。非其實也。今景興在此。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紘既好文學。又善楷篆。嘗與孔融書。自書之。融遺紘書。

曰前勞手筆多篆書。每舉篇見字。欣然獨笑。如復覩其人也。子元清介有高行。官至南郡太守。尚書。初。紘同郡秦松字文表。陳端字子正。並與紘見待於孫策。參與謀謨。各早卒。元子尚。有傳。謹案。陳志。張尙附紘傳後。此列入死處傳。議曰。國之將興。必有佐命之臣。以建不拔之基焉。孫氏之有張昭。近之矣。昭以碩儒元老。顧受遺託。忠。彊諫。有不可犯之色。與不可奪之節。汲黯蕭望之之流也。雖以嚴見憚。終于疏外。而耆德峻望。殷勤敵。增重江表。足以揭桓王之美。明大帝之盛業也。使諫行言聽。有吳功烈。豈止是哉。其勸權迎操。志存漢室。以王道爲度。初不事夫偏霸也。此昭之所以爲昭。豈淺淺功利之徒所能識哉。謹案。赤壁之戰。諸葛亮周瑜失計。經乃謂其志存漢室。以王道爲度。未免立議之偏。孫策以孤童見紘。言議慷慨。紘卽許以桓文之事。而烈創業荆益。鼎峙之勢。皆肇於此。張昭勸迎曹操。自爲失計。經乃謂其志存漢室。以王道爲度。未免立議之偏。孫策以孤童見紘。言議慷慨。紘卽許以桓文之事。而委質焉。則亦昭烈孔明之舉也。雖其忠直高壯。不逮於昭。而文理意思。繾綣縝密。贊襄孫氏。使中州人士見推。亦昭之亞也。其建計請權都秣陵。屹爲江左京邑。而傳繼六代。有奉春君之識焉。贊曰。中州名流。弛擔江表。逢時啓霸。分辰割曜。把臂挈孤。付託元老。彊直不撓。忠誠矯矯。紘亦時英。潤色吳業。建都定鼎。南紀有截。

續後漢書卷第五十五

列傳第五十二

吳臣

周瑜子允

魯肅子淑

謹案周瑜傳闕

魯肅字子敬臨淮東城人也。生而失父。與祖母居。肅魁梧有壯節。喜奇計。知天下將亂。乃學擊劍騎射。招聚少年。往來南山中射獵。陰相部勒。講武習兵。家富於財。性好施與。乃大散貨貨。標賣田土。以賑窮弊。結豪右。父老咸曰。魯氏世衰。乃生此狂兒。撞壞之邪。原注。吳書後雄傑並起。中州擾亂。肅乃命其屬曰。中國失綱。疆。可以避害。寧肯相隨。俱至樂土。以觀時變乎。其屬皆從命。乃使細弱在前。疆壯在後。男女三百餘人行。州追騎至。肅等徐行勒兵持滿謂之曰。卿等丈夫。當解大數。今日天下兵亂。有功弗賞。不追無罰。何爲相逼乎。又自植盾引弓射之。矢皆洞貫。騎既嘉肅言。且度不能制。乃相率還。肅渡江往見策。策亦雅奇之。周瑜爲居巢長。將數百人。故過候肅。并求資糧。肅家有兩困米。各三千斛。肅乃指一困與瑜。瑜益知其奇也。遂相親結。袁術聞其名。就署東城長。肅見術無綱紀。不足與立事。乃攜老弱將輕俠少年百餘人。南到居巢。就瑜。瑜之東渡。因與同行。畱家曲阿。會祖母亡。還葬東城。劉子揚與肅友善。遺肅書曰。方今天下。豪傑並起。吾子姿才。尤宜今日。急還迎老母。無事滯於東城。近鄭寶

者今在巢湖。擁衆萬餘。處地肥饒。廬江間人多依就之。況吾徒乎。觀其形勢。又可博集。時不可失。足下速之。肅答然其計。葬畢還曲阿。欲北行。會瑜已徙。肅母到吳。肅具以狀語瑜。時孫策已卒。權尙住吳。瑜謂肅曰。昔馬援答光武云。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今主人親賢貴士。納奇錄異。且吾聞先哲祕論。承運代。劉氏者必興於東南。推步事勢。當其歷數。終構帝基。以協天符。是烈士攀龍附鳳。馳騫之秋。吾方達此。足下不須以子揚之言介意也。肅從其言。瑜因薦肅才宜佐時。當廣求其比。以成功業。不可令去也。權卽見肅。與語甚悅之。衆賓罷退。權獨引肅還。合榻對飲。因密議曰。今漢室傾危。四方雲擾。孤承父兄遺產。思有桓文之功。君旣惠顧。何以佐之。肅對曰。昔高帝區區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爲害也。今之曹操猶昔項羽。將軍何由得爲桓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爲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規模如此。亦自無嫌。何者。北方誠多務也。因其多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權曰。今盡力一方。冀以輔漢爾。此言非所及也。張昭非肅謙下不足。頗訾毀之。云肅年少粗疏。未可用。權不以介意。益貴重之。賜肅母衣服。幃帳居處雜物。富擬其舊。劉表死。肅進說曰。夫荆楚與國鄰接。水流順北。外帶江漢。內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表新亡。二子素不輯睦。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加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寄寓於表。表惡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

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并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使撫表衆，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爲操所先。權卽遣肅行。到夏口，聞曹操已向荊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而表子琮已降操。昭烈惶懼奔走，欲渡江南。肅往迎之，到當陽長阪，與昭烈會。宣騰權旨，及陳江東疆固，勸昭烈與權併力。昭烈甚悅。肅見諸葛亮，謂亮曰：「我子瑜友也。」卽共定交。昭烈遂到夏口，遣亮使權。肅亦反命。

原注：裴松之曰：劉備與權併力共拒中國，皆肅之本謀。又語諸葛亮曰：我子瑜友也。則亮已亟聞肅言矣。而蜀書亮傳云：亮以連橫之略說權，權乃大喜。如似此計始出於亮。若二國史官各記所聞，競欲

稱揚本國容美，各取其功。今此二書同出一人，而舛誤若此，非載述之體也。初昭烈見孔明於隆中，孔明卽言孫氏據有江東，可以爲援。及到夏口，遂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肅之勸昭烈與權協力拒操，適與孔明之言合。則結權并操非肅之本謀也。孔明與肅傳各載之，皆其實事，不可偏廢。於載述之體也不害。世期譏之，未當。

會權得曹操欲東之問，與諸將議，皆勸權迎之，而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追於宇下。權知其意，執肅手曰：「卿欲何言？」肅對曰：「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爾。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犢車，從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將安所歸？願早定大計，莫用衆人之議也。權歎息曰：「此諸人持議，甚失孤望。」今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此天以卿賜孤也。」

原注：魏書及九州春秋曰：曹公征荊州，孫權大懼。魯肅實欲勸權拒曹公。乃

激說權曰：彼曹公者，實嚴敵也。新井袁紹，兵馬甚精，乘戰勝之威，伐喪亂之國，克可必也。不如遣兵助之。且送將軍家詣鄴，不然將危。權大怒，欲斬肅。肅因曰：今事已急，卽有他圖，何不遣兵助劉備而欲斬我乎？權然之。乃遣周瑜助備。孫盛曰：吳書及江表傳，魯肅一見孫權，便說拒曹公，而論帝王之略。劉表之死也。又請使觀變，無緣方復激說勸迎曹公也。又是時勸迎者衆，而云獨欲斬肅，非其論也。

時周瑜受使至鄱陽，肅勸

追召瑜還，遂任瑜以行事，以肅爲贊軍校尉，助畫方略。操破走肅，卽先還。權大請諸將迎肅，肅將入閣拜。

權起禮之。因謂曰：子敬孤持鞍下馬相迎，足以顯卿。未。肅趨進曰：未也。衆人聞之，無不愕然。就坐。徐舉鞭言曰：願至尊威德加乎四海，總括九州，克成帝業，更以安車輶輪徵肅，始當顯爾。權撫掌大笑。後昭烈詣京見權，求都督荊州。呂範勸權留昭烈，肅曰：不可。將軍雖神武命世，曹操威力實重，初臨荊州，恩信未洽，宜假備使撫安之，多操之敵，而自爲樹黨計之上也。權從之。操聞權以土地業昭烈，方作書落筆於地，周瑜病困上疏曰：當今天下有事役，是瑜乃心夙夜所憂。願至尊先慮未然，然後康樂。今既與曹操爲敵，劉備近在公安，邊境密邇，百姓未附，宜得良將以鎮撫之。魯肅智略足任，乞以代瑜。瑜隕路之日，所言盡矣。原注：江表傳：初瑜疾困，與權牋曰：瑜以凡才，昔受討逆殊特之遇，委以腹心，遂荷榮任，統御兵馬，志執鞭弭，自效戎行，規定巴蜀，次取襄陽，憑賴威靈，謂若在提，至以不謹，道遇暴疾，昨自醫療，日加無損，人生有死，修短命矣，誠不足惜，但恨微志未展，不復奉教命爾。方今曹公在北，疆場未靜，劉備寄寓，有似養虎，天下之事，尙未知終始，此朝土盱食之秋，至尊垂慮之日也。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儻或可采，瑜死不朽矣。裴松之曰：案此牋與本傳所載意旨雖同，其辭乖異耳。卽拜肅奮武校尉，代瑜領兵。原注：通鑑綱目：漢獻帝建安十五年，孫權南郡守將周瑜卒，權以魯肅代領其兵。瑜士

衆四千餘人，奉邑四縣皆屬焉。令程普領南郡太守，肅初住江陵，後下屯陸口。原注：通鑑綱目：漢獻帝建安二十年，劉備孫權分荊州，備使關侯守江陵，權使魯肅屯陸口。威恩大行，衆增萬餘人。拜漢昌太守，偏將軍。十九年，從權攻皖城，轉橫江將軍。先是，益

州牧劉璋綱維頽弛，周瑜甘寧並勸權取蜀。權以咨昭烈，昭烈內欲自規，仍僞報拒權。後昭烈西圖璋，留關侯守荊州。權曰：猾虜乃敢挾詐如此，侯與肅鄰界，數生狐疑，疆場紛錯，肅常以歡好撫之。昭烈既定益州，權求長沙、零、桂，昭烈不承命。權遣呂蒙率衆進取，昭烈聞之，自還公安，遣侯爭三郡。肅住益陽，欲與關

侯會語諸將疑有變議不可往肅曰今日之事宜相開譬劉備負國是非未決侯亦何敢重欲干命乃邀侯相見各駐兵馬百步上但諸將軍單刀俱會肅因數責侯以不返三郡侯曰烏林之役左將軍身在行間寢不脫介戮力破敵豈得徒勞無一塊土而足下來欲收地邪肅曰不然始與豫州覲於長阪謹案觀合通志亦作觀與此豫州之衆不當一校計窮慮極志勢摧弱圖欲遠竄望不及此主上矜愍豫州之身無有處所不愛土地士民之力使有所庇廕以濟其患而豫州私獨飾情愆德墮好今已藉手於西州矣又欲剪并荆土斯蓋凡夫所不忍而況整領人物之主乎肅聞貪而棄義必爲禍階吾子屬當重任曾不能明道處分以義輔時而負恃弱衆以圖力爭師曲爲老將何獲濟侯無以答坐有一人曰夫土地者惟德所在爾何常之有肅厲聲呵之辭色甚切侯操刀起曰此自國家事是人何知目使之去昭烈遂割湘水爲界於是罷軍肅年四十六建安二十二年卒原注通鑑綱目漢獻帝建安二十二年孫權陸口守將魯肅卒權以呂蒙代之權爲舉哀又臨其葬諸葛亮亦爲發哀權稱尊號臨壇顧謂公卿曰昔魯子敬嘗道此可謂明於事勢矣肅方嚴寡玩飾內外節儉不務俗好治軍整肅禁令必行雖在軍陳手不釋卷又善談論能屬文志度宏遠識鑒過人瑜之後肅爲之冠肅遺腹子淑旣壯濡須督張承謂終當遠到永安中爲昭武將軍都亭侯武昌督建衡中假節遷夏口督所在嚴整有方幹鳳皇三年卒子睦襲爵領兵馬

議曰瑜肅磊磊傑器弱冠而有王霸之略鄧仲華之儔也瑜謂操爲漢賊肅乃方之項羽是已有一劉元